



老有所乐

书像窗户,透过它,可以望得更高、更远,引发沉思和遐想。

藏书之乐

□邵玉田

基于多种原因,本人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。恰恰因为这个低学历,为我提供了读书的机会。年轻时喜欢读书,就是想在工作之余,用多读书来弥补自己的这一缺憾。

那时候,也没有读书计划,偶然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。三十而立,负责一个基层单位的文字工作,我的读书方式大致有两种:除了公文写作,就是哲学思辨方面的书籍。20世纪70年代,被抽调加入人民公社宣传队,由我编写的淮剧《女队长》在全县文艺汇演中获得一等奖。从此,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退休后,一边读书一边写作。我以书为伴,不仅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,还平添很多乐趣。其中的文字,完全发自内心。

由读书之乐,引发藏书之乐。七十多平方米的陋室,客厅的书橱、桌凳,卧室的床头柜,摆放的全是书。老伴说:“我们家最富有的就是书,已经泛滥成灾了。”

要说我的藏书有多少?我无法计数。没有万册,也应有几千册。仅词典之类的书籍就有三十多种,除了《辞海》,还有《简明哲学词典》《简明社会科学词典》《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》《古文鉴赏词典》《中华书法大典》等。

有了这些工具书,我的文字才有了底气。

因为写作,我爱上了读名著。我觉得自己像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,独自通过读书这一道狭窄的后门,走进文学的殿堂。外出或旅游,我都会去附近的书市和书店逛逛,偶尔遇到那种有独特“气息”的好书,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。无锡南禅寺书市有正版新书,有旧书古书,还有许多珍本可淘;德国莱比锡是一座书城,书香和菩提树香,飘荡在大街小巷,让你心旷神怡;成都一家书店,有书有茶有咖啡,在这里读书品茗,仿佛是在诗里过日子。

藏一本自己喜欢的书,是为了反复阅读。

书像窗户,透过它,可以望得更高、更远,引发沉思和遐想。

要是几天不读,就像一个做乐器的人,不摸乐器你的音就不准。我没有写下什么了不起的作品,只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写作。而想要写出好的文字,就要通过阅读训练,打磨自己的语言。因为,进入文学世界的第一道关是语言,它是构建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。

我的藏书,还有一部分文友的文集,而且本本都是作者亲笔签名的签赠本。这些签赠本,是在我退休后写作二十年内收到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我透过字里行间,感受到每一位作者传递的生命温度、人间温情,美在其中,乐在其中。



敬老故事

爱与守护从不是单向馈赠,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传承,在岁月里代代相传。

双向奔赴的爱

□滨涛

父亲前些年来北京,因为他肠胃经常不舒服,我安排他做胃肠镜检查,他连忙摆手:“查了干啥?万一查出点毛病,反倒添堵。”后来我知道,他是怕面对冰冷的器械和未知的结果,更怕给我们添麻烦。

印象里,父亲高大、坚实,只要他在身边,我们就不会害怕。

我以为,父亲会永远那么强大,直到这两年,他的胆囊开始频繁“闹脾气”。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胆囊结石引发的炎症,考虑到他有冠心病、高血压,有的医生建议先消炎、再观察,有的让“保守治疗”,有的说“拖下去更麻烦”。母亲说,听到这些不同方案,父亲连续几夜翻来覆去睡不着,思想负担很重。我与他视频:“爸,到北京来,我给您请专家会诊。”他沉默了许久,点了点头:“好,听你的。”眼神像小时候我依赖他那样。

父亲已七八年没出过远门,担心他们不知如何检票进站,进站后如何找候车室,车来了到哪个站台、上哪列车厢……启程那天,弟把父母一直送上车,帮他们把行李放好、座位找好,安顿妥当,才在下一站下车。住院后,从核磁、心肺功能、冠状动脉造影等,每一项检查前,父亲都问我“怎么做”“要多久”。抽血时,护士刚把他的袖子挽起,他的手臂瞬间绷紧。我赶紧握住他的手,像小时候他陪我打针那样,在他耳边轻声说:“爸,不疼,就像被蚊子叮一下,眼睛一闭一睁就好了。”他看着我,眼神里的紧张少了些,慢慢松开了攥紧的拳头,却把我的手抓得很紧。

经过检查评估,父亲身体状况基本符合手术条件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,虽然手术可能存在的风险让我非常忐忑,但我转述时尽量轻描淡写。父亲愣在椅子上眉头紧锁,半天没说话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欲言又止。我蹲下来,握住他的手,努力显得轻松地说:“爸,专家说了这是常规手术,时间不长,我会一直在外面等你。”他点了点头:“听你的。有你,我放心。”

手术当天,我一早来到病房,父亲显得很疲惫。母亲说:“你爸一夜翻来覆去,基本没睡。”8时许,护士给父亲插胃管、做术前准备,父亲躺到前往手术室的床上,眼神里透露着恐慌。我给他鼓劲:“您一直是我们的偶像,一定要保持勇敢的形象哦。”父亲默不吱声,勉强回应了一个微笑。进入电梯,我把手放在父亲手上,他一把紧握住我的手。我心里一酸——我想起小时候他守在我病床前有力的大手,曾经为我撑起一片天的父亲,如今已需要儿女的呵护了。

手术室的门缓缓关上,我心里像揣了块石头,在门口来回踱步。9时许,手术室终于发来信息:手术很顺利。我连忙告诉一样坐立不安的母亲。护士把父亲推回病房,嘱咐我们“麻醉刚醒,2小时内不能入睡,6小时内不能进食进水”。我坐在床边,边按摩着父亲的手,边捋着他的头发和他聊天,聊小时候的往事,聊他三十多年来给我写的家信。虽然父亲还没完全从麻醉中醒过来,昏昏欲睡,但他一直努力睁着眼睛,偶尔还会含含糊糊地接句话。

下午,父亲的精神好了很多,眼睛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的光芒。我夸他:“爸,今天表现特别棒,你还是那么勇敢坚强!”父亲像孩子般咧着嘴笑:“有你在,我不怕,你就是我的胆。”那一刻,生命轮回的深意骤然撞进心底。这场轮回,藏在岁月流转的每个细节里,藏在每次掌心相触的温度里,更藏在“有我在”的承诺里。“你就是我的胆”,这短短六个字,道尽了轮回里最暖的内核——爱与守护从不是单向馈赠,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传承,在岁月里代代相传。其实父母想要的并不多,不过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,我们能陪在身边,给他们一份安心,一份勇气。就像小时候父母守护我们那样,在他们老去时、紧张害怕时,我们能握紧他们的手,告诉他们“有我在”。

时光印记

母亲的背影

□冷开祥

儿时,母亲的背影永远留着两根又粗又黑又长的辫子,穿着天蓝的大袄褂子,辫梢直至褂边下沿。我在妈妈经常锁着的箱子中,看到过她与父亲的结婚照,她的两条大辫子是放在胸前的。所以,我辨认母亲的标识是天蓝的大袄上衣与两条大辫子的结合。有此标识,我小时候从没有认错过妈妈。

妈妈40多岁时,周边的人都说妈妈年纪大了,是做奶奶的人了,再留着大辫子就不太合适了,最终母亲下了决心,剪去那跟随她几十年的大辫子。

成家后,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夫妇,克服一切困难,丢下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来到县城,帮我带女儿,直至女儿能上幼儿园才回老家。此时母亲已进入老年,服装也与时俱进,经常穿着时尚的对襟上衣,冬天戴着毛线帽,这样的背影再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在她古稀之年,后,身体还算硬朗,但不可避免的老年疾病逐步袭来。我曾带她去盐城、上海诊治疾病。三甲医院里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,在我跑上跑下的过程中,我能在第一时间从茫茫人海中准确地找到她。因为不管是正面还是背影,妈妈的形象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有一次,我利用上班前的一小时,外出锻炼身体,路过中医院门前,我看到20米开外一位头戴毛线帽的“母亲”向医院里走,似乎她还向我望了一眼,但她并没有停下脚步。她的身高、穿着、面容(侧面)、走路姿态,都与母亲完全一样。但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她绝不可能是母亲,因为母亲去世已近十年了。

虽然我已走过中医院大门,来到西边的花卉市场。但那位“母亲”好像深情地望了我一眼,在我脑海中与母亲看我数十年的眼神完全一样,是谁如此像我的母亲?

这不是幻觉,这是怎么也挥之不去的现实。

我要一探究竟,不管她是谁,她如此像我的母亲,让我上前辨认一下,真想恳请对方允许我叫一声妈妈,了却我近十年来从未喊过一声妈妈的心愿。我从小到大,直至人到中年,一直叫母亲为妈妈,从未改过口。

当我再次来到中医院门前向里望时,这位“母亲”正从里面向外走来,我脱口喊出:“三姨娘。”原来三姨娘身体不太舒服,表妹带她来中医院就医,就诊前要到医院门前左边做检测而与我迎面相撞。

三姨娘随儿女来到县城二十多年,正常住在南城区新阜中那里,一般不到老城区来,在街上碰到的几率几乎没有。但无巧不成书的是,那天她来就医,我去跑步,三姨娘不经意地回望(实际是找她女儿的),让我们“娘儿俩”得以相见。

这次偶遇虽有其偶然性,也有其必然性。俗话说,“姨娘也是娘啊!”三姨娘排行最小,比母亲小十来岁,不管年轻时、还是老年时,与母亲的相似度都相当高,加上母亲的背影在我心中有深深的烙印和对母亲深深的思念,这两者结合,让我与三姨娘在老城区得以重逢。

因此,双休日我又专程到南城区去看望三姨娘。看到她:病已痊愈,身体健康,每天跑步,锻炼身体,我很欣慰。

母亲的背影,与儿女永远相随。

